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十二回 尋良友霧漫認龍駒 奪佳人陣前成敗犬

別的放下不提，且說子郵在豎山洞天溫石牀上，同仲卿抵足而眠，乍聞響動，心驚醒來，東方已亮。坐起看時，不見仲卿，連呼無應，牀尋覓，並無形影，想道：「仲兄抱負奇才，必因同行多所不便，故乘我睡熟而暗去耳。」搭包仍在，驚道：「難道到前途行乞麼？況入蜀尚有數千餘里途程，山澤多蛇蟲虎豹，設若犯著，豈不送了性命！我復國時何處尋幫手？必須趕上同行，方免失誤。」乃將搭包帶了趕奔。降危梯，登高檻，轉彎下到洞前。微霧漸起，想道：「真怪，此斷絕路途，仲兄體質柔弱，難道盤過去了？」乃躍跨籐樹，雙手持籐，交換直上十有餘丈，不期惟急，用力太猛，將籐拉斷，墜落下來。澗中霧氣甚濃，審視不清，深淺莫測。慌忙放了籐，湧身跳躍，奈係峭壁，雖可借勢，莫能停腳。跳不得上，只有往下，漸次到底，審視全無路徑。忽聞水響異常，向前望去，依稀是匹赤兔馬在澗中滾澡，喜道：「馬既能來，人自可去。」便起身跨上，那馬著驚，往前奔騰。子郵用兩腿夾緊肋腹，再抓鬃鬣，卻是滿頸鱗甲，並非皮毛，猛然吃驚。那馬不住地跑，卻未聞啼聲，或東或西，或升或降，皆在霧中。要下又不敢下，只得聽其自然。

約有個把時辰，只見霧氣漸淡，一輪太陽當空出於霧上。定睛看時，卻係跨在赤鯉脊上，大驚想道：「我說如何無有鬃毛，原來非馬。今游於霧中，正是游於水內，比汴梁湖中更險，茫蕩浮泛，無有涯際。昨日仲兄為猿所引，我今日又為鯉所誘，引到山中，猶有生途。如何作法？」心中正無主意，太陽忽又隱入深雲，赤鯉也漸低落，朦朧看，俱係雲波巨濤，不見畔岸。急得無法，只有兩手將魚頭兜起。那鯉奮衝，怎奈重霧重重。再行兜起，又往上飛。如此數次，隱隱見下面有凸凹不動之形，大約是實地了，始隨魚落，漸漸看得親切，是山川人境。又恐魚不歸於此，乃用力壓坐，霎時到地，卻係潭邊。正欲下來，那魚打滾，便躍入水。

子郵就地坐著，定定神思，立起身來，緣潭邊岸，尋到大路。見往來者衣冠，殊非時制，不知係何處地方。行人亦答以拱，但所回言語，皆不明白。且問且行，音容無二，好生疑惑。

後見老者抱著嬰孩，坐在車篷上，看牛醫醫牛，復恭詢之。老者起身答禮，回言亦不能識。子郵用指頭於車凳上寫，老者點頭，走去家中，取只瓢向溪中舀水，就地取土投入攪勻，令飲。子郵見老者氣象溫和，料無凶意，看老者比划的意思是：「吃得土水，就明白了。」子郵照辦，果然有效。老者道：「足下想是外國人，乘風到此。」子郵道：「乘魚。」老者道：「今早好大霧，可是乘霧？」子郵道：「正是，老者何以知之？」老者道：「曾聞龍鱗蛇鯉魚，皆可乘霧而游。今聞乘魚，或者人乘魚，而魚乘霧耳。」子郵道：「此處常有人乘魚麼？」老者道：「小老癡長七十歲，未曾見過。」子郵道：「所乘之魚，躍入前面深潭中去了。」老者道：「前面乃是火龍潭，曾聞老輩人說，內有火龍潛修，未聞內有飛鯉。」子郵問道：「前何以知有火龍潛修？」老者道：「離此西南二千二百里，有不夜湖，相傳內有神蚌，不知年代，珠巨如斗。群蚌之殊如龍眼、如彈丸、如湖桃、如梨，大小不等，夜則群珠吐光，長年如晝，所以名為不夜湖。火龍貪神蚌大珠，數行強取，一日為神蚌將爪夾斷，不能上天，只在潭內修養，所以喚作火龍潭。」子郵道：「貴處屬何州縣管轄？」老者道：「什麼州縣？」子郵道：「凡天下人民居住，有地名，自有州縣各官管轄。」老者道：「敝處係火龍邑，為浮金之邊境，邑中有宰。此地名單家瞳，不知何為州縣。」子郵道：「可曉得汴梁離此處若干路？」老者道：「何處喚做汴梁，屬何邑管轄？」子郵想道：「這老兒連汴梁都不知，與他說什麼！」拱手欲別，老者扯住道：「你係何國人氏？」子郵道：「中華人氏？」老者道：「中華可是劉季家中華？」子郵道：「哪個劉季？」老者道：「誅秦滅楚的劉邦。」子郵道：「正是。」老者道：「老漢姓單名義，字行宜，先祖於隋末自中華飄來。足下尊姓尊字？」子郵道：「不妄姓韓名速，字子郵。」老者道：「中華來的，都係家鄉人了，可到小莊歇息。」子郵心中總不明白，亦欲細問，始隨單義到莊上來。單義笑道：「昨日得有野味，應以敬客。」引子郵入旁垣中。只見天井內有堆灰火，三人在旁坐著，見進垣，俱起身迎。單義問道：「好嗎？」回道：「好矣。」單義道：「可將野味取來。」三人將火撥開，抬出個大泥團，將泥撲去，卻係個大瓜，馨香美味從中溢出。抬到階前，復將小甕置灰火中，將瓜蓋掀開，用叉逐件取出，卻係一個虎頭，四個虎掌，四隻虎腿，數塊虎筋，一條虎尾。單義請席地坐下，舉叉將虎頭尾敬到子郵面前；又將灰火內小甕取來，置於瓜旁，揭去土蓋，乃係盈甕酒釀。單義舉勺，先請子郵三勺，後白飲二勺，下三人各二勺。單義取掌，三人各取掌。子郵用叉食頭，味雖甘脆，卻帶酸腥。連尾吃盡，諸人掌方食畢。單義復將筋俱敬來，子郵也不推辭，舉叉又食，舉勺飲釀。四人連腿俱吃不下，子郵將筋都食盡了，眾人吃驚。子郵問道：「此味究係虎，係魚？」單義道：「係魚係虎，乃虎化魚未成，名為虎魚，若化虎出水，平陽無不受其虛害。凡食之者，風疾俱愈。其皮可為甲，刀箭難入，常油漆之，渡水不沉，十分貴重。」子郵謝過欲行，單義道：「今日幸遇，足下到此又無親戚，何不在小莊盤桓數天，略知此地風土人情，往前行去，也免出笑話。」子郵想道：「其言近理。」依從住下。單義復問些三代古蹟，子郵隨事答應。天晚送上酒來，又問些中華諸酒之事，很晚才住，四人醉了。單義送子郵進莊歇宿，拱手別去。

子郵和衣就枕，一覺醒來，輾轉再睡不著。下牀行到垣中，徘徊多時，欲復上牀，忽然垣外亮光照人，庭中如晝。漸覺嘈雜聲中夾著悲怨啼泣，過後又有頓足捶胸、號慟迫切之聲。子郵疑道：「先之聲柔怨，後之聲憤恨，其中必有事故。」不免往外看來，把外衣脫卸，騰上垣牆，向前望去，見有一男一婦號呼奔走，另有數人持著火把，勸止挽留。再往遠看時，火光入眾，約有二三里路遠。

子郵跳下垣，趕到跟前，見欲去的男婦俱有六十上下年紀，說道：「清平世界，強將良家女子搶去，我老婦老夫要命做什麼！」勸的人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只可忍氣，惡貫滿盈，自有天譴。他此刻有威有勢，就係島主知道，也不甚追究，你們何必枉送性命！」子郵聽得明白，問道：「可是你親生？那強盜是何人？快些說來，待我追回還你。」兩個老夫婦聽得，連忙道：「老漢姓舒名鑿華，搶去的，係老漢親生女兒。因前日彩桑被倖臣橫豪公子看見，托媒議娶為妾，老漢夫婦同女兒俱不肯，那媒人回去，復將聘禮送來丟下，立時走了，今硬使多人將小女搶去。老漢夫婦如何捨得！」子郵問勸的人：「可是真的麼？」眾人指遠處火光道：「他女兒現在那裡轎中。」子郵飛步向前，只見護轎約有五六十人哩，子郵故意撞去，皮鞭打來，罵道：「何處瞎眼囚徒，在此討死！」子郵左手將轎子擦下，八個轎夫跌倒；右手將鞭子接住，說道：「你們何處強徒，搶奪良家女子！」將左手朝著那人腰間打去，打倒六人，臂膊已斷。子郵丟下，又想前來動手擒拿，走不及的連忙跪下叩頭求饒。子郵道：「你們要命，可速將女子送回，若稍遲延，莫要怪我！」諸人面面相覷，駭慌齊道：「送回，送回，情願送回！」只得起身將轎旋轉抬回。

子郵在後催趕，腳不停留。正遇見老夫婦兩口迎上問信，子郵道：「那不是麼？」鑿華收不住淚，向前扳轎呼道：「薇娥，薇娥！」轎中應道：「父親，母親！」夫婦大喜叩謝。子郵道：「且待到家不遲。」夫婦隨轎趕去。子郵在後，見俱進舒瞳，抬轎人倉惶出來，持火奔竄，料無更變，乃回頭尋著車篷，進單家瞳。仍躍入垣，上牀復寢。

次日起來，盥洗穿衣，見單義領著幾個老兒說道：「可是這摸樣的？」老兒細看，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那人隨即出去。單義復回，子郵問道：「諸人來看什麼？」單義道：「這老兒姓舒名鑿華，無有子嗣，四十餘歲生個女兒，名喚薇娥。被那雙尾蠶看見，欲娶為妾。舒家不願，雙尾蠶硬行搶去。忽有異聲異服英雄，代為奪轉，遁去無跡。聞我家住有足下，要來觀看，故叫認認。他說昨所見者，那起走雄壯的，不似這般溫柔書生氣象。」子郵問他：「雙尾蠶係何等樣人？」單義道：「他父親是個寵臣，名喚柏彪，又名柏舉。他名柏橫，家資等於府庫，靠著父親得勢。生來力壯身強，養著許多無賴，專在各處唯命是從，無論田園器物，看中的強行占去，誰不畏其凶狠勢燄，哪個敢與他較量？」子郵道：「何不赴都叩關？」單義道：「曾有行的，承審大夫膽徇情面，反吹求庇處，定罪發遣，誰敢再去！所以兇惡愈橫，初時稱他為惡犬，嗣後更狠，比蠶猶甚！所以人皆呼為雙尾蠶。我看舒家女兒今雖奪轉，那雙尾蠶豈肯輕休？兩個老命未必能活也！」子郵道：「卻也堪虞，且看雙尾蠶可來否？」單義道：「必

來，他是尋事的，今吃大虧，如何不來！明日自有信息。」卻說雙尾蠶差人役往舒曠，便拭目以待。及到次早，誰知去的轎子抬著個斷手門客回來。眾人跪下，細細哭訴。雙尾蠶聽得，吼怒如雷，點集二百親兵，披掛懸鞭，提槍帶劍，上騎趕到舒曠，已將中午時分。

單義、子郵聞嘈雜聲後，料為薇娥事故，同出竹林望去，果有許多兵馬進舒曠去了，乃亦同步前來。只見門前擁擠，都係強壯彪形的軍士。聞得裡面咆哮漸緩，子郵乃挨身進入。抬頭看堂上坐著雙尾蠶，約三十上下年紀，面如烏炭，發若棕黃，一雙突出來的金鈴眼，兩道豎散去的刷帚眉，鼻孔仰張，嘴唇俯撮，張開五個釘耙指頭，指著下面鑿華夫婦並十數老人問道：「那強徒畢竟係何方來的，你們毋得含糊，從實供出，免致全曠塗炭！」眾老人道：「實不知情，求公子翁寬恕，請細訪察。」當有保正向前跪下回道：「這個強徒，便係地方亦俱未見，委屬真情。大眾誰肯捨身家性命，欺蒙公子？」雙尾蠶道：「都如此說，想是過路的，料他也不能逃出旋渦圍。今日係吉期，爾們地方人等，代為媒灼，齊備花燭，就在這裡成親，明日帶回，即刻辦理，不得遲延。」舒鑿華夫婦在下面涕泣的說不出話來。雙尾蠶道：「可扶他們入內，好好料理，若仍違拗，連爾等俱莫想活！」眾人向前，將鑿華夫婦拖往後進。子郵隨入，只見，哭做一團，諸人亦都下淚。

子郵看不過，乃復出廳來，見階前禮物酒席堆的盈滿，聽見報告，俱係左近地方來賀喜的。雙尾蠶存一席自用，餘者俱著分給軍士，禮物送往內室。他還帶兩個家丁，夯著槍鞭，蹶將進來，見眾人垂淚，房中悲號，大怒道：「可恨這班奴才，違我號令，叫你等立時俱死！軍士們可速行縛去砍來！」家丁接應招呼，外面軍士擁入，將眾老兒縛起。舒鑿華出來見了，只是跌腳號天。雙尾蠶道：「你也太無情理，有我這般豪傑女婿，還是哪件不稱心？只管啼哭做什麼！若非看分上，這樣顛倒，要你何用！」乃命去縛。軍士得令，將眾者放下。其中有個年事高的，目瞪口呆，氣出不收，頃刻歸陰去了。眾淚派拾出。雙尾蠶哪裡管他，大步直向房內行。舒氏連慌關門，雙尾蠶抬起腿，踢落一扇。

子郵在旁，忍耐不住，乃跨步向前，扳住肩膀，順勢扳回，道：「哪裡去！」雙尾蠶原未提防，竟跌在地，軋轆起來。子郵正欲踩住，背上忽看金風衝下，閃身抓得，卻是條銀鞭。雙尾蠶見奪不及，即接過金槍刺來，子郵用鞭挑隔，將槍打得弓彎。雙尾蠶棄槍跳下堂階，掣出寶劍，復迎前來。左右兵士齊上，紛紛被鞭擊倒。雙尾蠶見勢兇猛，乘空退出。子郵趕到廳上，雙尾蠶只得回身迎敵，鬥過三合，實抵不住，趁眾兵趕出時，閃步逃脫上騎，加鞭飛跑。跟的親軍，只道雙尾蠶仍在內抵敵，無不盡力向前。子郵這條鞭法，似卷狂風，眾人哪裡遮攔得住，片時間盡行倒地，可怪的是傷的俱係右手。

子郵將壯勇打敗，即出來趕雙尾蠶，看不見蹤跡；乃向前晚奪轎的路追過三十餘里，到山岡上四顧瞭望，並無形影。尋思道：「此番不能瞞了。」乃仍向舒曠來。門前圍著多人，單義也在內拍掌道：「幸虧英雄，打得好！」鑿華來拜謝，子郵扶住道：「不必如此。這畜生逃去，豈肯輕休？必定復來，須要防備。可問所傷兵丁根底。」眾人道：「高見不差，亟宜商議。」舒鑿華道：「傷了兵丁俱逃去矣，請家內坐。」子郵進見滿地血跡，器械縱橫。單義視子郵持的銀鞭，指說道：「這係雙尾蠶用的麼？好重兵器！」舒鑿華道：「正是。還有條金槍也不輕。」抬來看時，與鞭相似。單義取秤平稱，各重八斤。鞭長三尺六寸，槍長七尺二寸。子郵道：「這裡可有五金匠？」單義道：「舒家祖代造辦軍器。」子郵道：「甚好，可將此槍下爐，鑿結盤在鞭端，尖尾伸出，鍛如過樣。」鑿華應允，叫人打掃血跡，白引子郵入左垣爐房。指點半個時辰，收拾如式，卻如一條金蛇盤結鞭端。眾人看道：「這般老重兵器，莫說使，連擔也是費力的。」子郵道：「可有盔甲麼？」鑿華道：「盔甲雖有，俱屬平常，只有單長者家有副獬皮甲，聞係異寶，不肯輕與人看。」單義道：「諸公只知其一，前之不借看者，非其人也。今遇英雄，而猶慳吝，負此甲矣！但惜無盔，如何是好？」舒鑿華道：「果然訪不出時，只好將就用兼金鍛頂暫用。」子郵道：「只要輕堅。」鑿華復去指使辦盔，單義自去取甲。

當下有個老者道：「雙尾蠶先說欲洗盡各曠，奈又大虧而去，再來報仇，必定兵多將廣，皆不能保。此刻又無訴冤之處，莫如權且齊起壯丁，結約保守，以免立刻塗炭！」眾道：「所見大是，可吹起集眾角來。」於是俱到垣外場上。

不一會兒，只見前後左右，步騎紛紛，各持器械趕奔而至，詢問何事。單義甲亦取到。諸老者悉將情由各說與本曠子弟得知，人人憤怒，俱來看子郵，相問見禮。眾老者告子郵道：「眾丁壯俱願聽受約束。」子郵看時，約有五六千人，七八百匹馬，乃與老者道：「兵可以不用，不可以不備，所持器械，俱係會的麼？」眾老答道：「都係會的。我們居處在於邊境，常有外島潛來侵掠，所以器械俱係平常習成的，鯊皮兒革冑甲，俱是人人有的。見了寇船將到，便吹角肅眾，以備禦敵。所以今日各方聞聲俱至。」子郵道：「如此即易為力，但兵多則費大，而今只留十五歲以上、二十五歲以內、習過器械陣法者，在此教練，其餘可各歸農。」遵命分左右站下，入選的有三千人，其餘退去。

子郵命各將所習兵器等件，分開各邑，逐樣使驗，生熟不一。內有二人，一名楊善，一名金湯，武藝較好，令居左右。其餘列隊，指出不到之處，教其補足；迂贅之處，教其刪除，使各習練。又選其尤矯捷者，得蔣鐘等七十餘人，立健士、裨士、驃士、副士之目，使專項教授。

兩天，三千餘人俱便捷了。乃令其演陣勢，排列作攻擊進退之勢。其法一人持鯊皮牌，執刀在前；一人或持長矛，或持長戟、長戈在牌後；左右二人持長柄斧，或大砍刀或鎗棍棒之類夾護。又一人持短器帶弩矢在後，攻則向前發矢，戰則兩邊巡護。子郵道：「此合為陣法也。」眾士乃分開，各自為陣，則是迭進者選進，夾攻者夾攻，互相依傍不離。子郵道：「此攻進之法，非受攻受圍之法，今須兼之。凡行動，衣食器具須用車載，五人共車一乘，五車為一隊。善弓弩長器者，五人登車；善短兵器者，五人守車，十人依車而戰。每四隊為一小陣，用陣長領之；每五小陣為一中陣，用上士率之；四中陣為一大陣，將自統之。今三千人，用二千人分四軍，作正兵；一千人為奇兵，內四百人為步兵，作四隊，四裨士統率四面救應，六百人為騎兵，作四隊，四驃士統率，以為遮前掩後，邀遠衝暇之用。行營俱係輜重在中，奇兵在外，正兵在奇兵之外。每夜一健士率所領巡內，一裨士一副士率所領守備，一驃士率所領騎卒，往來遠近四方八面巡探。」餘者，交楊善、金湯督率。

卻說雙尾蠶棄眾逃回，第三天抵家，父親出巡不在國中，哭訴與息氏母親。當下息氏大怒，請外甥白額虎商議，欲邀延猛勇壯士前去報仇。白額虎道：「不可造次。凶徒既能傷表弟及多兵士，則非尋常，必須於五豹將軍中，請得兩位去，方可收伏。但五豹將軍豈能輕動，必須奏聞。」息氏道：「如何奏聞得？還多係用禮物私請，兼托郎表叔轉囑為妙。況五豹與他父親俱有交結，諒無不允。」白額虎道：「所謂奏請，難道叫你將強娶事體言明麼？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可蒙過奏准。」息氏依計，次早上朝，啟奏道：「前日妾子柏橫在邊巡視，舒曠眾民告訴來有凶徒，擾害地方，強奪良家女子。柏橫往查問，實有其事，是即驅逐，凶徒持強猖獗，反將妾子打傷，毆死從人。若不早為剿火，恐煽動地方，勾引外島，遺害非小！」浮金主道：「可著該邑令尉協捕。」息氏奏道：「此凶徒非令尉所能收擒，妾子柏橫在國以勇著名，令尚受傷，令尉何用？必須請發五豹大將，方於事有濟。」浮金主道：「五豹乃鎮國將軍，豈容輕動？」息氏奏道：「鎮國原為國內事用，令舒曠乃心腹之內，正合用此。」浮金主問大夫子直道：「卿意若何？」子直道：「凶徒果狠，自要用猛將擒拿。五豹不可全行，差一二去亦無所礙。」浮金主准奏，使青豹錢猛、赤豹安大壯兩將軍前往舒曠，速擒兇犯，審明正法。

二將領命，同息氏出朝，直到柏府。雙尾蠶迎接，擺酒痛飲。息氏送上許多禮物，再三囑托，二將滿口應允，收禮回家。各便到營內，吩咐眾將士來晨齊集聽點。

次早入營，揀選精壯將士五百名，預給糧餉半月安家。令即收拾盔甲器械齊全，明早動身，違者以軍法論。眾軍士得令回去。次日清晨，俱在營中伺候。二將同雙尾蠶全裝貫甲，領著人馬，放炮起行。

舒曠探事的，連夜奔回報信。子郵道：「任其兵馬到此，則地受害。前追雙尾蠶時，路上有岡，觀其形勢，頗好守險，莫若移屯彼處，以免過來作踐。」單義道：「此計甚好。前面山岡名聚囊山，又名聚囊谷，原係屯過兵的，今只須到彼處，仍可操練。」

子郵令眾士推車移到聚囊山，藏於谷中演習。

第三天探得來軍將到，子郵令不必出谷，自攜過單騎下山迎視雙尾蠶領三百兵壯先行，撞著子郵，雖有些怕，然恃二豹將軍在後，又欺係單身，乃令眾兵齊上，自舉利斧砍來。子郵見兵士俱係大漢，形狀雄壯，想道：「仇不可以結深，只須卻敵以求和，不可殺人以積怨。」乃將騎帶轉退回。雙尾蠶只道是懼怕他，舉斧驟追。子郵回身迎戰。雙尾蠶到五合上，見有微空，飛斧劈下。子郵往右邊閃開，左手早抓住大斧，舉起過來，迎面叫打；雙尾蠶駭得魂不附體，丟下斧頭，往後仰倒，子郵棄斧，也不打下，任奔馳逃去。對面兵壯趕到團團圍住，子郵舉過揮使，眾人紛紛亂倒，無不受傷。

子郵正欲回山，忽見兩騎飛到，後面軍將風捲而來。盔甲器械，係青豹、赤豹，也不搭話，舉過迎上。錢猛用笮把架開，安大壯舉槍刺來；子郵鉤開把擊下槍，順勢揮回，二人連忙迎隔。鬥有十餘合，子郵賣個破綻，安大壯挺槍刺脅，子郵將槍桿夾住；見錢猛把已戳到耳邊，用過架把，順柄掃下，錢猛退縮不及，右手正遭，刮得稀爛，棄把逃回。安大壯因槍退不出來，料想獨力無濟，亦舍槍而走。子郵道：「赤豹未曾著傷，不可便宜了他！」乃迫上照肩打下，安大壯急躲時，已落在腿上，將跌下騎來。眾軍慌來救護，子郵亦不爭奪，從容回山。

再說錢猛、安大壯回到營中，俱已痛得要死；雙尾蠶用丹藥灌下，漸漸醒來，喊叫不迭。雙尾蠶又給敷貼膏丹，扶上輦車，推回京城醫治。修書寫表，差人飛往都中報信。自領軍馬守住白骨岡。

錢、安兩將到都帶傷朝見，逐細奏明。浮金主問道：「此人如何這般凶狠？二卿俱受重傷，實出意料之外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丹墀內黃豹萬勝、白豹馮飛、烏豹真第伏著奏道：「微臣等五人，素稱大勇，今忽遭傷其二，臣等不甘，願同前去雪恥！」島主道：「強徒於內地損我猛將，不速擒滅，將為心腹大憂，若入諸島，國家亦難安枕！今准三卿所請，前去務須小心。寡人另諭威敵侯從西南來，鎮邦侯從東北來，會合擒拿，不可縱脫。」原來威敵侯即是柏彪，乃雙尾蠶之父，生來膂力過人，係雙大夫郎福厚之表兄，討平小島，官封今職。那鎮邦侯姓燭名醫，智勇兼全，更長於國家料敵，為浮金第一流人，世襲鎮邦侯爵，現為國相。

當下萬勝等領命謝恩出朝，傳令白、烏二營兵士，同往擒賊，留黃營同赤、青二營餘兵居守。三天到白骨岡，雙尾蠶迎接入營，萬勝問道：「連日可曾交戰？」雙尾蠶道：「不曾。」馮飛道：「我們來朝會他。」萬勝道：「不可，主上令二侯到來合議後再動。」真第道：「鎮邦文臣，不守也可，威敵到時即可擒賊。」馮飛道：「逆犯只得一人，我們如許兵將，猶要會齊方能出戰，豈不為將來五豹的笑話！我獨自擒他！」雙尾蠶道：「橫與將軍同去。」馮飛大喜。萬勝、真第阻擋不住，二將上騎提兵，直往聚囊山。

子郵在岡上，望見雙尾蠶持斧，領著個穿白提過的大漢，料係白豹，乃迎下山。雙尾蠶喊道：「強徒，快來納命！」子郵道：「你又鉤什麼人到此送死？」馮飛道：「不必胡言！快投首級！」驟馬舉過擊到。馮飛的過，原有八十斤重，若係他人，這過就躲了。子郵全不放在心上，輕輕撥開，順便交還。戰到十餘合，雙尾蠶見馮飛過緩，舉斧過來。子郵力戰二將，鬥到酣時，揭去大過，轉照雙尾蠶面上擊下。雙尾蠶著慌兩手橫舉斧梗迎隔，奈過力頗重，虎口震裂，斧落地下，轉騎便走。馮飛回過，攔腰擊來，想擋住子郵；子郵左手接著大過，即揮盤蛇過飛擊，正中雙尾蠶腰際，打下馬來。這邊馮飛雙手奪過，子郵捉定，往還兩推，馮飛持不住，放手飛跑。子郵追去，馮飛落荒而走。子郵見雙尾蠶爬起欲逃，乃舍馮飛，將韁繩扣於過乾，下馬插入地中，趕上雙尾蠶擒拾起，原過攔入腰內，上騎解下韁繩時，對過救兵已到。子郵且不接戰，兩腿將騎連夾，飛跑歸營。萬勝、馮飛、真第俱追到山上，望見谷中有許多兵士，只道係埋伏的，連慌退下。

萬勝報怨馮飛不已，回到塞中，見燭相國已在營內，趨上參見。相國問道：「三位到此，戰過幾次？」萬勝道：「末將等今早方到，馮飛、柏公子同出接戰，柏公子被擒。」相國問道：「此人係何處來的，此事從何而起？」萬勝道：「末將等奉命擒拿，卻不知係何處人，因何事起。」相國正欲再問，只見巡軍入報，西南有彪軍馬如飛而來。

萬勝道：「想係威敵侯至也。」乃同馮飛、真第出接，果係柏彪，迎上見禮。同進營來，會過燭相國，問萬勝道：「小兒何在？」萬勝道：「早晨出戰，為強徒所擒。」柏彪大怒道：「這廝敢如此猖狂，叫我如何耐得下！已有幾人被擒。」萬勝道：「無有。」柏彪愈怒道：「何以單擒我兒？幸喜三位將軍無恙！」馮飛道：「末將幾乎喪命。」柏彪恨道：「這個囚徒，有幾條臂膊？」萬勝道：「谷中有伏兵。」柏彪道：「且下戰書，明日陣戰，看他如何回答。」令書使乾卒持去。片時，原書上批有八字道：「如命率二三子聽教。」柏彪吩咐準備來朝慶戰。

卻說子郵擒雙尾蠶回營，見追兵俱上山來。蔣鐘、金湯稟道：「敵將無知，已入隘內，請令驅殺。」子郵道：「不可，困獸猶鬥，今急蹙之，豈不傷吾手足？諒彼無能久留也。」遠望旌旗紛紛退下。須臾報有敵人投書，驃士風遲呈上。子郵展看，是請門陣，笑道：「彼亦知我有軍矣！」乃批書付回，命健士楊善、蔣鐘、金湯、金璧，驃士雷先、雷聲、風靜、風遲、明西、周谷，副士衛定、沈楊、山橫、石宗、姚安、崔默道：「敵人來朝門陣，諸子各要小心。楊善、金湯守山，餘者各備餼糧，見敵出營，則作風鴉陣勢以往。」眾士領命歸隊。

次日清晨，白骨岡人馬出營，蔣鐘等飽食，結束停當，隨著緩緩下山。子郵指揮，結成金錢陣，其法用十六隊居於四隅，四十八隊環成圓陣；騎兵張弩帶戈矛排於內，步卒持兵雜於騎隙中；用四車高架一車為台，子郵坐於其上。四軍令司立四車內，器用各備，左旗右鼓，前形後勢。旗主視，鼓主聽，形主守，勢主擊。健士、驃士、裨士、副士，半在隊中應敵，半在車前聽令。

這邊柏彪率三將領、五千雄軍，直殺過來，衝突不動。見陣勢堅固，令分四面環攻，皆莫能入；又分十二陣相與迭攻。子郵將令旗一麾，左旗司展動黑旗，右鼓司展播一通，前形司領陣，亦變作十二陣，迭相應敵，雖然抵敵，使無從入，然亦不能殺退敵軍。子郵將令旗三麾，左旗司將青旗招展，右鼓司振鐸一聲，後勢司領騎兵齊向四面發弩，此弩名追風弩，能及三百六十步。今兩軍逼戰，相隔不過數步，凡弩一發，穿透數人，如何抵得住？三面俱敗退下去，惟西面柏彪自領之軍不退，因平日軍令最嚴，恩養備至，又兼軍士甲冑俱是鯊皮漆磁的，挽堅牌，持利刃，弩矢莫能深入，所以不退。

子郵將令旗四展，左旗司將白旗撲倒，左鼓司鳴角一聲，質勢領陣變作舞蝶，西面陣勢分開，雷光率騎湧出。柏彪迎上，金璧將鞭指揮，騎俱列於兩旁；柏彪舞刀，帶領將士衝入。子郵將令旗一卷，有鼓司鳴金一聲，陣勢複合，柏彪後兵俱為金璧長戈軍截斷，不能前進。柏彪回頭，見有兵隨來，只道陣已破了，發狠向前衝殺。子郵將令旗兩卷，驃騎圍裹將來，風遲、雷聲雙槍迎上。柏彪全不在意，風靜使戟搶入，柏彪力戰三將。

沈楊見柏彪猶拚命爭持，乃斜入拋起五瓣梅花圈，化作五五二十五朵，向柏彪落將下來。柏彪揮刀挑撥，風靜一戟刺入肩窩，雷聲、風遲雙槍齊中兩腿，拍彪大叫，坐不住鞍，跌下騎來。諸將向前縛起，隨進來的兵卒盡遭擒獲。子郵將柏彪縛於下坐車上。

白骨岡前軍馬望見，報入營內。相國道：「此欲致我而故激我也。」傳令：「諸將士不得亂動。」又有報道：「三豹將軍俱殺到那邊山下去了。」相國登阜而望，見真第等到聚囊山前，子郵亦單騎出陣。馮飛喊道：「快選我威敵侯來，若有半個不字，叫你立刻分肢斷體！」子郵也不回話，舉過衝進。馮飛使熊掌拍，萬勝使龍須鞭，真第使渾鋼縱，齊迎向前。盤戰良久，子郵順過掃開渾鋼縱，真第虎口震裂，渾鋼縱落下，恰碰傷萬勝的馬。那馬隨即倒地，將萬勝掀滾下來，腿已受傷。馮飛忙來救護，子郵照肩打到，又跌落馬。真第拖著渾鋼縱拍馬而逃，子郵趕上；真第只得回戰，子郵鉤住渾鋼縱道：「不殺你，任你將兩個傷將帶回。」真第道：「真的麼？」子郵道：「大丈夫豈有誑言？」真第乃下騎，將二人扶起，同坐馬上，自己率著軍士步回白骨岡。雷光等隨退入陣。子郵將令旗三麾，諸軍解陣，排隊唱凱回谷。

相國看得真切，下視萬勝傷微，馮飛臂斷，給與靈丹，片時萬勝便可按杖行走，馮飛哼聲不絕。相國道：「何處降此英才，文武兼全，國內無其匹也！擒而不戮，獲而放還，其志豈小！」想道：「只有這條計策，庶可轉禍為福。」萬勝等欣然側耳。正是：

縱子致身遭捆縛，揣情屈已運機謀。  
未知是何計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